

獨幕喜劇

賭棍

戈果里著 什之譯



海燕書局刊行

一個城市客店的房間

第一場

〔依哈列夫隨同客店茶房阿列克賽和他的隨從僕人加夫留斯卡上。〕

阿列克賽 請進來，請進來！就是這間房間！這是最安靜的一間，一點沒有吵鬧的聲音。

依哈列夫 沒有吵鬧的聲音，賽馬的馬隊可不少吧？

阿 你是說跳虱嗎？那請你放心好了。假使有跳虱或是臭蟲咬人的話，那就是我們的責任：我們正是靠了這一點賣錢的。

依 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去把馬車上的東西拿進來。（加夫留斯卡下。對阿列克賽）。你叫什麼名字？

阿 阿列克賽。

依 喂，聽我說！（鄭重其事地）。你告訴我：你們這裏盡住着些什麼人？

阿 現在住着很多人。所有房間幾乎都客滿了。

依 都是些什麼人呢？

阿 史伏赫聶夫·彼得·彼得洛維赤，克魯格爾上校，史吉邦·依萬諾維赤·烏吉西堅里納。

依 他們鬪牌嗎？

阿 他們已經一連鬪了六個通宵了。

依 兩個魯布！（攥在他的手裏）。

阿 （鞠躬）。大大的謝謝！

依 以後還要再給呢。

阿 大大的謝謝！

依 他們自己互相鬪牌嗎？

阿 不，不久之前他們串通了輸光一個中尉阿爾杜諾夫斯基的錢；贏了沈京公爵的三萬

六千。

依 再給你張紅票子！假使你忠心服務，還要再給你錢。你說，牌是不是你買的？

阿 不是，他們自己一同拿來的。

依 誰手裏拿出來的？

阿 從這裏的一個商人萬赫拉密根那裏拿來的。

依 你胡說，你胡說，撒謊的傢伙！

阿 我賭咒，天老爺知道！

依 好。我跟你以後再談罷。（加夫留斯卡拿小箱子上）。放在這裏。現在你們出去吧，給我預備洗臉刮鬍子。（二僕下）。

第二場

〔依哈列夫獨自一人，打開小箱子，裏面滿放着紙牌。〕

依 多麼好看，啊？每一打都是金子。每一打都是費了血汗，好容易弄成的。說來容易，可是直到現在，討厭的牌點兒，還是使我眼花繚亂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這是一

筆資本。可以留給兒女做遺產！這玩意，這世上希見的牌，簡直是寶貝啊！正因為如此，所以還給它起了個名字，叫做：阿傑萊達，伊萬諾夫娜。我的心肝呀，像你姐姐久似地効勞，你也給我好好地効番勞罷：給我再贏八萬，等我回了鄉，便給你豎一個大理石的紀念碑；我到莫斯科去定做。（聽見喧鬧的聲音，連忙把小箱子關起來）。

第三場

〔阿列克賽與加夫留斯卡拿了注水桶，洗臉盆和手巾上。〕

依 怎麼樣，那幾位先生現在在什麼地方？在客店裏嗎？

阿 是的，現在他們都在公共大廳裏。

依 我去看看他們看，是什麼樣的人。（下）。

第四場

〔列克賽和加夫留斯卡。〕

阿 怎麼，你們從遠方來的嗎？

加夫留斯卡 從里亞尚城來的。

阿 你們是那一省的人嗎？

加 不，我們是斯摩稜斯克省人。

阿 哦，那末，田地，這樣說來，是在斯摩稜斯克省了？

加 不，不都在斯摩稜斯克省。在斯摩稜斯克有一百口農奴，在卡魯加省有八十口農奴。

阿 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說，跨着兩省。

加 是的，跨着兩省。我們莊院裏有：管飯食的依格那基，從前跟老爺出去過的家僕格拉西姆，還有一個家僕依萬，看狗的依萬，又有一個依萬是奏音樂的，再有是廚子格里哥里，廚子謝妙，園丁瓦魯赫，車夫台米京，我們家有這許多人！

第五場

〔同上，克魯格爾，史伏赫聶夫（小心翼翼地走進來）。〕

克魯格爾 真的，我怕，他不要在這裏把我們碰到了。

史伏赫聶夫 沒有關係，烏吉西堅里納把他牽在那裏呢（對阿列克賽）。老弟，走吧，有人在招呼你！（阿列克賽下。史伏赫聶夫走到加夫留斯卡跟前）。您老爺從那裏來的？

加 這次是從里亞尚城來的。

史 是地主嗎？

加 是地主。

史 他鬪牌嗎？

加 鬪的。

史 這是給你的花花票（給他鈔票）。你把什麼話都講出來罷！

加 可是你別告訴老爺啊！

史 不告訴，不告訴，你別怕！

克 他現在怎麼，——贏錢了嗎？啊？

加 你們認識戚波達列夫上校不？

史 不認識，怎麼的？

加 三星期以前，我們贏了他八萬塊錢，還贏了一輛華沙式的馬車；還有一隻小箱子，還有地毯，還有金肩章……單是一項陋規，就給了六百魯布。

史 （鄭重其事地注視克魯格爾）。啊？八萬！（克魯格爾搖頭）。你以為不是好來路嗎？我們馬上打聽出來。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喂：你老爺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他做些什麼？

加 怎麼——做什麼？那還不知道嗎，做什麼。他已經是老爺了，自然讓自己過得很舒服：他什麼也不做。

史 你撒謊了，他是手不離牌的。

加 我可沒法知道，我跟老爺統共才只兩禮拜；早先跟他的是巴夫魯斯卡。我們還有家僕格拉西姆，還有家僕依萬。看狗的依萬，奏音樂的依萬，車夫台米京，前幾天又從鄉下僱來一個人。

史 （對克魯格爾）。你以為是騙子嗎？
克 很有可能。

史可是，試試看，不管怎樣，我們來試試看。（兩人跑下）。

第六場

〔加夫留斯卡（獨自一人）。〕

加都是乖巧的老爺！可是大洋票，倒要謝謝他們。給老婆馬特琳娜買條頭巾，給淘氣的孩子各買一罐蜜餞菓子。噯，我就愛過出門的生活！無論怎樣，總能弄點什麼到手：老爺打發去買什麼東西，——從一塊錢上穩能賺一毛錢到自己的口袋裏。你以為怎樣，世界上當老爺的生活才舒服呢！要上那去，就上那去！在斯摩稜斯克住得膩味了，就上里亞尙去；不願意上里亞尙去，就上喀山去；不願意上喀山去，那就在雅洛斯拉夫郊外玩他一個爽快。我可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：那一個城市比較特別些，是里亞尙城呢還是喀山城，喀山城也許特別些，因為在喀山有……

第七場

〔依哈列夫，加夫留斯卡，然後是阿列克賽。〕

依 我覺得，他們中間沒有什麼特別的人物。況且……噯，我真要把他們洗個乾淨！天啊，多心急要去幹一下子啊！你以為怎麼樣，實實在在的，心都在卜卜地跳了。（拿刷子，肥皂，坐在鏡子面前，開始刮臉）。簡直手都發抖，怎麼也不能好好地剃。（阿列克賽上）。

阿 要吃點什麼嗎？

依 怎麼不要呢，怎麼不要呢！拿四客小菜來：魚子，鮭魚，四瓶酒。現在先給他吃（指加夫留斯卡）。

阿 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請到廚房裏去，那裏給你預備好飯了。（加夫留斯卡下）。

依 （繼續剃着）。噯！他們給你很多錢嗎？

阿 誰啊？

依 哼，你別裝癡作聾，說罷！

阿 是，是，賞點辛苦錢。

依 多少？五十魯布嗎？

阿 是的，給了五十魯布。

依 我可不是給五十，你看，桌子上放着一百魯布的鈔票，你拿去吧。怕什麼，鈔票又不會咬人。並不需要你什麼別的，只要你誠實就够了，明白嗎？牌呢，不管是跟萬赫拉密根買也好，跟別的商人買也好，這不關我的事，你只要把我這一打牌給加進去便好了。（給他封好的一打）。明白不？

阿 怎麼還不明白呢？請你放心好了，這已經是我們內行的事情了。

依 可是牌得好好地藏起來，無論如何別讓他們疑心你，或是給他們看出來。（放下刷子和肥皂，用手巾擦臉。阿列克賽下）。好極了，再好也不能好了。我已經可以承認，我是可以騙他們一下子了。

第八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烏吉西堅里納（鞠躬着進來）。〕

依 （也彎身迎接他們）。對不住，請原諒。你們看，這房間太不像樣了，一共只有四張椅子。

烏吉西堅里納 主人歡迎的盛情，比一切陳設要寶貴。

史 並不是和房間生活，而是和和善的人生活呀。

烏 這話一點也不錯。沒有朋友來往，我就不能生活。（對克魯格爾）。你記得嗎，最敬愛的人，我是怎麼到這裏來的：光棍一個。你想想看：連一個熟人都沒有。房東太太是一個老太婆。家裏樓梯上有一個擦地板的女人，樣子再難看也沒有了；我看見，有一個什麼兵士在她的旁邊糾纏不清，看上去，大概是餓鬼……總而言之，寂寞得要死。突然命運把他送來，後來又有機會和他交往……唔，我是多麼快樂啊。沒有交際的社會，我簡直一點鐘也活不下去。心裏所有的一切，我都預備講給每一個人聽。

克 老兄，這是缺點，並不是好處。多言有害，你不是已經不止一次被騙了嗎。

烏 是的，我被騙過，我被騙過，我是永久要被騙的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我不能夠坦白。

克 可是，我得承認，這對於我真不明白：怎麼能夠對於任何人都坦白。友誼是另一回事。

烏 是的；但是人是屬於社會的。

克 不錯，是屬社會的，但並不是整個人都是屬於社會的。

烏 不，是整個人都屬於社會的。

克 不，不是整個。

烏 不，是整個。

克 不，不是整個。

烏 不，是整個！

史 （對烏吉西堅里納）。別吵了，老兄：你不對。

烏 （憤急地）。不，我舉出證據來。這是責任，……這是，這是……這是義務！這是，這是，這是……

史 哼，大放厥詞了！非常熱烈：最先兩個字還可以明白他是在說話，可是以下說的話，便一點也聽不清楚了。

烏 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假使事情是關係到責任和義務，我便什麼也顧不得了。我平常總是在事先聲明：「諸位，假使要談什麼問題，對不住，我就飄飄然了，真的，我就飄飄然了」。像一個什麼喝酒的人，肝火燒着，這樣燒着。

依（自言自語）。唔，不是，朋友！那種一說到「義務」這句話便飄飄然興奮起來的人，我們是知道的。也許，你的肝火真會燒起來，可並不是在這個場合裏。（放聲說）。怎樣，諸位，有得功夫爭論神聖的義務，我們不好坐下來玩一局嗎？

〔在他們繼續談話的時候，桌上擺下早餐。〕

烏 對不住；假使不是大輸贏，爲什麼不玩呢？

克 我對於沒有罪過的娛樂，是從來不推辭的。

依 怎的，難道在這個客店裏有牌嗎？

史 嘿，只要命令一下，馬上就拿來！

依 拿牌來！（阿列克賽在牌桌子跟前張羅）。可是，諸位，請啊！（用手指冷盆，並走近前去）。燻魚大概不那個，但是魚子還算好。

史 （送一塊到嘴裏）。不，燻魚也那個。

克 （也吃一塊）。乾酪很好，魚子也不錯。

史 （對克魯格爾）。兩禮拜以前，我們吃的乾酪多美啊，你還記得嗎？

克 不，我在彼得·亞力山大洛維赤·亞力山大家吃的乾酪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烏 最敬愛的人，乾酪在什麼時候才好吃？乾酪好吃的時候，是當你吃了一頓又去轉另一頓飯的念頭的時候，——乾酪的真正意義便在於這裏。它像和氣的招待員一樣，總是說：「諸位，歡迎，還有位子呢」。

依 諸位，歡迎，牌放在桌子上了。

烏 （走到牌桌子跟前）。啊，又是這副老牌，老古董！喂，史伏赫聶夫，這牌，幾歲了，啊？……

依 （旁白）。哼，够你裝腔作勢的！……

烏 你做莊嗎？

依 莊不大，五百魯布，可以做。我可以讓位，誰要做莊？（分牌）。

〔開始鬪牌。發出呼喝聲。〕

史 四點，一點，——兩個各十塊。

烏 老弟，把你自己的牌給我，我來靠我們省長夫人的福，摸張好牌。

克 請你再給添九點。

烏 史伏赫聶夫，拿支粉筆來，我來抄下，記上。

史 他媽的，開口啊！

烏 我注上五個魯布！

克 等一會，我們來瞧瞧看，大概在這副牌裏一定還有兩個三點。

烏 （從座位上跳起來，自語）。他媽的，這有點不那個。一定是另外一副牌，這是很顯明的。

〔繼續鬪着。〕

依 （對克魯格爾）。請告訴我，兩注都下嗎？

克 兩注都下。

依 不加注嗎？

克 不。

依 （對史伏赫聶夫）。你怎麼？不下注嗎？

史 對不住，讓我等過這一圈。（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急急忙忙地走到烏吉西堅里納跟前，很快地說道）。老兄，真倒霉！這傢伙什麼都來，連硬拉都做得出！真是頭等大騙子！

烏（興奮地）。可是，難道就放棄這八萬魯布嗎？

史當，既然沒有辦法，也就應當放棄了。

烏不過，這還是一個問題，現在先和他講個明白！

史怎麼？

烏把一切都向他宣佈。

史爲什麼？

烏等一會告訴你。我們去吧。（兩人走到依哈列夫跟前，分立兩面，拍他的肩膀）。

烏喂，空砲你已經放够了！

依（怔驚）。怎的？

烏還用說什麼呢？自己人還不認識自己人嗎？

依（很有禮貌地）。對不住，我應該明白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

烏很簡單，用不着再講什麼話，用不着客氣。我們看到你的手藝，請你相信吧，你的

高明，我們是很佩服的。所以我代表我們的伙伴向你提議建立友誼同盟。聯合我們

的知識和資本，我們幹起來，比分別地幹，自然要更能成功。